

三國志

蜀

冊七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

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

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

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

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

事魏書云以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

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
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
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
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
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

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

祖之殺羽不自非事君之道乃數曰公君父也羽兄

弟耳遂自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

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

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

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

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

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

江別遣羽乘舩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

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

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

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

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

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孫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孫

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

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邊寇將軍駐江

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

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

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

傑鯨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

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蕙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

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

乃罵曰格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

之知其輕己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

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

呂蒙傳云伏精兵於艦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又南郡太

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

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

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

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

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

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專耳羽不

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

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

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

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

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

蜀

志卷六

三中華書局聚

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

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

公以諸侯禮追諡羽曰忠義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

葬其屍骸禮追諡羽曰忠義侯樊夢豬嚙其足語子

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子興嗣興字安國

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

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

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惠子會隨鍾鄧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

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

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
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
决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

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
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
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
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
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
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旣平賜
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
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
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

迨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
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
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
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
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
葛瞻於繇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
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
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
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
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
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

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

居家中斫材木負販諸城生以騰自給騰無產人長尺

涼州刺史耿鄙任信雄異而性王國厚入多敬之靈帝末

署郡募發民中事典有勇力者欲討賊有功拜軍中馬後

遷偏將軍行軍又遷西州少將軍常屯汧隴人之間初平就

征東將軍軍是時西州少將軍常屯汧隴人之間初平就

乃於池陽營移屯長平無備遂破走西上等三騰為己害

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遂走合眾

親後轉以部曲相連更解州牧韋瑞和初國徵騰紀還

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瑞和初國徵騰紀還

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輔里侯北備之胡寇東

徵為衛尉士進賢矜救民命宿衛初軍從事討郭援

州飛矢所中乃就見後囊其足而戰破詔拜為偏將軍

使領騰營又拜議大夫及騰入因詔拜為偏將軍

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

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

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

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

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

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超走保諸戎曹公追

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

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

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

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

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

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

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

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

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

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

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

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

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

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

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種留三輔及超敗種

先入漢中今日種人相賀於超超種從魯求兵欲北取

口一且同命今日種人相賀於超超種從魯求兵欲北取

涼州魯遣往無利又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從武都逃入氏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旬而超而

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超成

潰都超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山陽公

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

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

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

也乃大驚遂呼一人不復呼備羽張飛數日乃知其

慢事備臣松之按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

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入才可
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超乎凡人
行事亦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
見二字亦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
殺乎言不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
穢雜虛謬若此之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
類殆不可勝言也

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繫鄉侯策
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
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氏
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
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
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
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
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
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

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

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圍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

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

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

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詰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囑雲曰

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齒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

仁政亦依託瓚每接納雲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

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及先主為曹公

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

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

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

擄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手戟

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

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
 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與同
 戰於博望遂不獲夏侯蘭走雲
 其慎慮類如此薦先主入益州
 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
 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
 舟船迎妹而夫入內欲將後主
 雲與張飛妹而夫入內欲將後
 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
 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
 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
 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
 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
 須天下一都定各反桑梓歸耕
 民初懼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
 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侯淵
 運米北山歡心先主即從之侯
 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
 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
 偏遂前突其陣且復馳馬還營
 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

先主自葭萌還

俱泝江西上平

江陽與亮會於成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

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
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播
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自來至雲營圍視昨
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樂飲宴至與軍中號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先主飲宴至與軍中號
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雲諫
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主大怒欲討雲諫
雖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
先討與吳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
留雲督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
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
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
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
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
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
軍退兵將初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賜其物請悉入赤
岸府庫須十月為

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

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

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

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

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

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

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

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

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

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

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疆摯壯

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漫志卷六

益並其爪其其靈靈之效煥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軍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

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

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即其

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軍行事

元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為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為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

雲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軍字

太平興國初年...

...

...

軍字

...

軍字

...

...

...

軍字

...

...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

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其家獨

水鏡皆龐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明每至其家獨

拜林下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譚其妻使速作黍徐

元直先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還直入相就龐公故

拜是於堂下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

世娶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

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

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

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

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

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

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

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

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

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

馬雖精所致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

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

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

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

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舌齒牙樹頰眩吐唇吻自也非文休敵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

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

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

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

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

有白事勸仲謀相留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

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

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

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

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

有曹氏鼎足之計難州荒殘今益州國富民疆戶口

百萬四部兵馬所指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

以定大事備曰今指出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

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

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
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
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
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
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
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
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
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

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

備襲奪璋士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

是隆宜大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

言之道矯然太當盡其審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

謙之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則陛下隆堂高從

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則陛下隆堂高從

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三善兼明廢大益矜此過言

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詭道心既內

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由詭道心既內

疾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
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

非而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
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

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
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
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

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
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

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
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

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
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

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識緯學無常師
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

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

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
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
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闕其與父
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
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
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
五年卒正父衍字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
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
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
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
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
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
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
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
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旣宣指
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

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

廣漢人爲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

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指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贖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維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懸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

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日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共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

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禮賢崇德

為邦之要道然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

邈高義冠世靖處室則友于不穆首安在其可寵先

人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崇倫薄斯榮則秉直

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惑之術違貴尚之風

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是惑之術違貴尚之風

計蒙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

環而事隗未彰若不當而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

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友于不穆失非由子

將尋蔣濟之論知非豈唯劉翁至友于不穆失非由子

然謂是文休為選官在卓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

紀越以是為擯棄於世矣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

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

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
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
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
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
士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
臣而極其陵肆變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
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二十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
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
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
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
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
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

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
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
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
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立
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
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

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
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

劣哉此蓋恥恨之餘
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

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

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

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

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

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

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

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

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

如兩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

曰親當矢石况小入乎先主乃

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黃表卷十

漢書卷十
 宣帝紀
 帝自西巡
 幸五原
 至居延
 至臨洮
 至緄川
 至姑臧
 至祁連山
 至西海
 至朶豳
 至居延
 至居延

漢書卷十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為水鏡○毛本作冰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

魏黃門吏部郎○臣瑛楷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

字山民可知任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

幾疑德公為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

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

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

弱字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監本悵悵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

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僑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
此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
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

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恣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
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
叱恣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伯合規靖
懼誅奔伯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
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

權以濟其道

伯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

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

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

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

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

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

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

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

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

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

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

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

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

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

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

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

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

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旣濟南海

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

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

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蠡

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
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
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
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

臣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大避地蓋貴其識見安

危去就所得所也許靖驕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

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

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

昭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

卒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

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

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

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
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
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

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

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

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

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

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

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

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

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

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

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

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

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

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

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
 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
 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
 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
 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
 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
 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
 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
 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
 休侷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者舊傳曰

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
 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
 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
 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

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
勇而不仁見得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
利器不可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
乃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勤許劉
由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劉
表為臧否至蜀見璋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
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
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
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
靖代許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
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
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
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勛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

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

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

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

不載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

詩人與子別若沒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

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濟輦略盡

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

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

元規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

聽事之東宮及道足下於通夜會羣賢論誠下無已也

見在者豈獨夫人盡易為聽每敘足取最故乃猥以原

壤之意乃復過於前之書曰魏兼而兩之總此二聲相

同氣相求劉將軍之世與大魏之旨頌者蹉跌其泰而

否亦非足以同為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

通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久闊情畜非得夫筆墨所不能寫

陳亦何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年
 並幾何僕連失小兒裁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
 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自意得弘於老耄之齒正值天
 命受於中聖主之盛禮瞻紫微之曜青煙于時忽自
 觀升堂穆穆之運際於瞻燎焜之天庭也徒慨不攜
 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瞻燎焜之天庭也徒慨不攜
 也子之雖在共裔土於世有極目而迴望以聽有唐
 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位也苟得上避子
 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上避子
 往讓名地然後艱辛樂酒酣談高談大噱亦足遣憂
 忘老捉筆而并致前聞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達
 重有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與華等士人無朝之徒
 愍其溺於不夷異種之使永與華等士人無朝之徒
 遂沈溺於不夷異種之使永與華等士人無朝之徒
 中國之期緣明詔以發德音申望也故復重爲書與
 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望也故復重爲書與
 所常等在知百川之聰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
 平遠楚而歸漢猶人耀德於阿衡非常功於宰若足
 能舟人之遺孤定人之德猶於阿衡非常功於宰若足
 之大魏客主兼不考績效名以上越蒙伊呂之常承
 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名以上越蒙伊呂之常承

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
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
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
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
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
湖以暨南海為身擇居猶願中
夏不可謂深矣為師而持疑於
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
也還報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

鉅億一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婦謝去謂竺曰

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

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如君見載故以相語

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

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

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虞先主妻子先主

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
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

表竺領羸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

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竺弟

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

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

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

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

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

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

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

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

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

玄薦乾於州乾被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

命玄所舉也

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
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
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
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
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
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
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
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
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
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
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

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
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
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
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
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
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
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
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
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
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

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

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專聘士楊厚

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

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

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

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

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

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

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

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

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

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

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

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

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

與沮溺之等儔聽立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

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
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
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
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
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
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
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
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
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
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
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
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
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

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
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
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
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
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
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
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
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
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
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

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

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

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

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接輿行

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

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

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

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

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

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

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

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

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

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

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

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

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

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

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

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

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爲天井左思蜀

地運期而會昌景福盼蠶而興作天淮濟四瀆江爲

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曰王世

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而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
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曾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
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昔堯遭洪水鯀所
於石紐其地名剗兒坪見世帝紀

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

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

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

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遠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

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

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

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

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

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

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萬機

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廢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志卷八

五帝皆同一軌交得其不然之本又結星如耶文文等皆仙鶴出秦六百慶四卒卒交具... 答曰天子... 問曰... 答曰... 問曰... 答曰... 問曰... 答曰... 問曰... 答曰... 問曰... 答曰...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
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
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
作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
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
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
及見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
集云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
議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麋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

既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

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

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

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

以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

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劉巴馬良弟譔陳震

董允陳祗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

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江原長

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

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

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

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

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

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
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
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
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
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

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襄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

侯遷中監軍前將軍濟弟博歷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巴祖父曜蒼梧

太守父祥江夏侯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

民由欲殺之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

表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

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

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

若無實之虛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

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

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

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

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

軍繼之以六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

阻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

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

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

謀所亮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

州矣去就己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

也成當還此其邪宜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

先賢傳曰乃由非常入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

之簿曰此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

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

喜每大專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為

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

焉為孝廉明也舉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

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

疾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喜甚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英雄如與兵少降意

也巴曰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英雄如與兵少降意

語乎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帷幄之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
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
事定府庫百物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
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
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
間府庫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
充實

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

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
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

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
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

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

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
吳將軍張昭嘗對

孫權論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
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

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

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

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

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

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

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

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

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

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
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
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
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
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
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
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
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
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建興六年亮出
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
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

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

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

年三十九子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

使平生之眾為之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

十萬之眾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待其遺孤若平生知

也琬後詰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待其遺孤若平生知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方法明也若復廢法何用討

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夫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而收功楚成閻得臣

殺其俊傑退殺之以重敗之今蜀僻陋一才少上國而

謂其非才也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

知天下宰匠則欲大明主物之議裁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

言難乎其可與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
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剡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
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
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
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
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
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

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

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
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

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尙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尙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

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

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

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不得輕若一朝無

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知防慮於此豈

諸葛亮必為禕亂矣諸君憤憤曾不能即答恢曰禕

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禕

曰可速言儀孫延之禕不協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

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猶聞之以為知言還廢舟

楫非長計也權大笑着諸葛亮亦守臣松之案漢晉

春秋亦載此語不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小異此二書俱

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

不審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尚書令

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

號四相一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

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

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

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闡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

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

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辭角之美而亦如秦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

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
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
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
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
至巴西太守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
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
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又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
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珍做宋版印

諸文無亞矣

晉書曰文更矣晉又無海限垂舞美陣限斯對亦黃

聯餘令士刺實以射朱而益熟董大國主舞汛故也

精曰重時讓美華文素隆巴蜀書尚文曉漢夏良貴

然不交故文

至曰西大守督典又縣書衣育營神之編而劍素安

蘇儒十五燕林海烈烈中盤軍大陳軍臣湖陸韓官

氣景中發如將令氣律舞隨昔舞舞舞有文木善

文制更始風大官各書舞故應繼琰照十四年卒于

舉少言為知爾而不取務為氣道然其去陳黎後用

書本於軍無留門除射寶又盟舞內於台復劍然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詁策命皆巴所作則

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謾爲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

多謂字

呂又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

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格論

格論

格論

格論

蜀志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叢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
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
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
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
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
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
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

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
 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
 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
 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
 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
 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
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
大專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
質已來慙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
英俊自愧也臣聞范蠡微乞身於五湖谷犯謝罪遂
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微乞身於五湖谷犯謝罪遂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於五湖谷犯謝罪遂
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
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
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
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

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之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勉之願君王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

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

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後對曰

霄也恨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矣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

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

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所

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

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

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儀與孟達不和數

死後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

將詔轉儀禮拜樓船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

將軍在禮拜請中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

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

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叢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

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叢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叢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叢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叢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叢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叢坐叢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叢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

為奇數令叢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
 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叢為治中從事叢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叢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叢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叢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叢為江陽太守叢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
 馬超超問叢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叢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鯽乾
 都者革老也郭璞注
 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
 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叢罵備為
 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叢言大驚默然不答
 叢退具表叢辭於是收叢付有司叢於獄中與諸葛

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
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
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
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
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
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
厚者兼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兼一朝狂悖
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
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

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

音理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

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

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
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
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
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
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
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
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
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
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
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
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
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

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鬪茸其事隨大

將軍則誹謗讖詞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

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

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

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於是

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

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

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鄴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

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
 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
 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
 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
 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
 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
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
獸已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億今計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
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居與八年遷驃騎將軍
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
 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
 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
 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

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尙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

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

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

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

科聞軍人為勤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

惟和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纂賊未滅社稷與行中軍師

車騎將涼州刺史鄭侯魏延前將軍都亭征西大將

繇左將軍鄉侯荆州刺史高陽侯吳壹督前部吳

班領長史芝行前將軍征南將軍左部劉巴行中護軍

將軍臣鄧芝行前將軍征南將軍左部劉巴行中護軍

偏左護軍臣費禕行前將軍征南將軍左部劉巴行中護軍

行參軍建義將軍杜義行參軍武略中將軍臣杜祺行

參軍裨將軍義將杜義行參軍武略中將軍臣杜祺行

樊岐等議輒解平任盛勃領從事中郎將臣杜祺行

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

於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
室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
中乖乎昔楚卿屢紉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業失故奴
數也願寬尉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
婢上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
為復通心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十二年平聞亮卒發
明吾用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
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
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
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
鏡無私猶以之以免謗况大刑加乎自懷樂生之心流矜恕
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懷樂生之心流矜恕
私誅之而不怒天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
是謂能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
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
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

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

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
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
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
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
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
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
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
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
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
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
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
 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
 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楙
 為安西將軍鎮
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
 也法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
 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北太守
 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
 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
 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延
 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
 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
 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
 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
 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
 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

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

保儀疑延儀等榭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
 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
 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
 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
 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
 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
 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
 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
 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
 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
 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喪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
 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
 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
 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
 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

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
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尙書
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尙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
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
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
意在蔣琬琬遂爲尙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

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
 為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
 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
 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
 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

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蒙廖
 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
 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

志
卷十

三
中華書局聚

羅志卷十

帝頌谷無不自已也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宋本太史下

無氏字

彭蒙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倪失老語○倪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

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

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卽馬忠少養

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

按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

嘗爲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
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

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
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
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
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
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
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
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
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
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
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
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
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
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

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

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不宜速降也若

危主辱吾將以死拒之何禮則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

始所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主入附守死無事之如一

難遣不將兵有則致其命今善交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

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至廣漢太守襄陽記曰羅憲

字名年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羅憲

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志左遷巴東

太守副貳魏成之伐蜀召字西還留字長吏皆棄城走

憲安城尋聞成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

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後主委質問至

而徵其利欲襲憲憲曰且漢朝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我

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志而節義莫不用命吳

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

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

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

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侯會武陵四縣舉眾叛吳以憲遣妻居洛陽武帝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高軌敘用者憲薦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壽南郡高軌敘用者憲薦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因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

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
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
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
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
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
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
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

高麗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

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
蜀旣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
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
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

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

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

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年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

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

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

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

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

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

人患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

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朗兄弟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

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
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
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成都得
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
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也
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
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
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
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是歲與梓潼太守盛曰昔
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徵焉孫述所
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
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
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

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赳赳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

閩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閣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

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

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

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監軍翬弟郁

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

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
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
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
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
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雋據南中洪曰
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
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
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
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
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
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
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
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
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
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
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
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
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
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
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
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

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

也益部者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轎祇曰君

傳大之又以為笑祇字君肅少寒貧為故人寬厚通濟體甚

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

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菜非井中之物

會當移植然棄字四下入君壽恐不遇此祇笑言

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往錄獄眾用法峻

密陰聞祇游戲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眾用法峻

為祇懼已聞誦答對解無所疑滯亮甚異之諸葛補

成都令時野縣令缺以祇兼二縣戶口猥多切

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

詐眾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升合其精如者使人入投

不令得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

辭安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入

為汶山復得安離字伯元為才幹顯為督軍如直所推

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為才幹顯為督軍如直所推

法平當稍遷代祇為健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如直所推

美績雖聰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

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
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
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
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
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
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
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
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
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
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

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
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
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
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
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
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
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
有於此時也
世親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
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
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
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
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

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
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
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
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
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
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
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
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
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
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
陵太守

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
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
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
陵遲况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卷十一

臣等謹以先主文靈廟諱葛文華臨蒞此直言辭用
 張濟獻姪獻壽共以心忠公費指率意而言皆前
 經曰壽延庶姓不則王壽固執不終向限後學不對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

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

按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作

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

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君昔在楸下○宋本作桓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

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往

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

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

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

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

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

俟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又云... 蜀志卷十一... 考證... 華離... 冊府... 乖離... 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 華離冊府作乖離...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 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 監本訛作須大定... 俟速建今改正... 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